

近日,报纸副刊成为一个热议话题。先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一文,引发热议。紧随其后,《光明日报》和《人民日报》再度聚焦这一话题展开讨论。一时间,从中央主流媒体到地方报刊,读者、作者和编者纷纷就此展开讨论,可谓见仁见智,热闹非凡。

众所周知,作为报纸中的非新闻性版面,副刊以文艺、休闲、知识类内容为主,与新闻版面构成“动与静”“速与缓”的差异化对比。

我国报纸的副刊源于清末民初,最初称副张或附张。1897年11月24日,英商字林洋行创办的《字林沪报》出版附张《消闲报》随报附送,这是最早的报纸副刊。早期的《消闲报》,内容大多是旧体诗词、小说、笔记等“消闲文字”。辛亥革命前后,资产阶级革命派注重运用报纸进行革命宣传,注意使副刊与新闻版面的宣传报道相配合,发挥了副刊的重要作用。五四运动前后,报纸上出现了提倡新文化、传播新思想的副刊,如早期的《晨报》副刊、《民国日报》副刊“觉悟”、《时事新报》副刊“学灯”、《京报》副刊等。其中,在1919年的《晨报》副刊上,还辟有“马克思研究”专栏,曾发表马克思的《雇佣劳动与资本》最早的译文稿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文学书写、文艺创作转向个体意识的表达。再后来,小人物的经历体验、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体验等,逐渐成为副刊的主流内容,越来越受重视。

当下,以“我”为主的散文随笔占据了报纸副刊的主流位置,以“我”现身说事的笔记、故事体裁日益繁盛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副刊重视个体经验、个体历程的重要意义。比如,广州的《南方都市报》“城市笔记”栏目发表的随笔和故事,多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。作者多为草根阶层和业余作者,内容涉

一个早晨,我伴着老友,踏着薄薄的晨光,迎着软软的秋风,来到公园的柿林,渴望捕捉一幅秋晨美景。

从枝叶间漏下的一片光,温柔轻柔地漫开,在红柿上轻轻流淌,也把枝头的绿叶染上了一层暖暖的色泽。这时,忽然传来几声细碎的轻啄声,一抬眼,只见两只鸟落在熟透的柿子上面。

远处的林子被晨光涂抹得柔和安宁。此时,除了轻轻的风声,便是果子偶尔坠落的微响。忽然,一阵淡淡的甜香随风飘来,暖人心怀。我抬眼一看,枝桠间的柿子一个个、一串串,像灯笼、似玛瑙……哦,是秋阳催熟了柿子!

清秋时节,正是柿子甜透的季节。此时,柿子树上除了零星还不肯落下的黄叶,就是挂满枝头、笑迎秋风的红柿。难怪古人写:“柿叶翻红霜景秋,碧

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真实反映了时代给予个体的烙印,可以说是当下生活的“世说新语”。再如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夜光杯”副刊,也发表了很多随笔散文,多为描述个人日常生活和经历的文字,直抵人心。

我与报纸副刊结缘,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。记得那时,国家刚刚实行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这一富民新政。有一年冬天,快过春节了,父亲从舅舅家拿回一些旧报纸,让母亲熬了一铁锅糰糊,将它们糊在屋内的墙面上,图个干净喜庆。有一张《人民日报》贴在了我的床边,恰好是副刊,上面发表了一篇《宋宝种花生》的文章,讲述了

副刊不“副”

□康勤修

某地一个憨厚的农民在自家河沿边的十多亩责任田里种花生,在乡邻的质疑声中获得成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引起了我的兴趣,我反复阅读了很多遍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爱上了报纸副刊。直到今天,我一直爱看报纸副刊上的文章。后来,我把副刊上刊登的一些让人眼睛一亮的哲思文章以及散文、诗歌、随笔等,都剪了下来,仔细地贴在自己的剪报本上,闲暇时拿出来学习和揣摩,日积月累,切实提高了自己的文学修养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。

作家萧乾曾说过,多少后来成为大作家的,起初都是先经过向报纸副刊投稿起步的。对于这一点,我深信不疑。

今生今世,也许我成不了文学大家,也许会寂寂无名,但我不会抛弃心中的文学梦。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,10多年来,我深入思考,把自己人生每个阶段的学习成长、生活点滴、交友处世、人生

天如水倚红楼。”

我们放轻脚步,慢慢向着柿树走去。朝阳升上树梢,林间的薄雾已经退去,整片林子静谧安然。细枝疏影落在

秋柿枝头引雀来

□倪润梅

地上,铺展出一幅慢悠悠的秋日图画。我停下脚步,静静伫立,那细碎的光影不时晃在我的身上、脸上,舒心惬意。

近处更是一派有趣的景色。半熟的柿子青涩内敛,熟透的柿子饱满圆润。那一个个裹着薄霜的红果,温润可爱;那一只只机灵小巧的鸟儿,灵动俏皮。身临这安静闲适的境界,我的心经不住甜香的萦绕,渐渐地沉醉了。

感悟等,用素朴的语言、粗粝的文字,写成一首首诗歌、一篇篇散文随笔,满怀希望地发给《烟台日报》“半岛”副刊以及《烟台晚报》“烟台街”“文学角”等栏目,先后有近二百篇文章得以发表。这都在无形中给予我向上、向善的力量,鼓励我向新的文学高峰攀登。我十分感谢那些素昧平生、默默无闻的报社编辑,他们那种甘为人梯、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精神令人敬佩。可以说,是报社的编辑老师们,帮助我圆了文学梦。

报纸副刊的可贵之处,还在于以小见大、以柔载刚,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作为我国文学发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报纸副刊一直默默地助力“素人写作”,为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写作爱好者、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发表平台和机会,成为繁荣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园地。各地的“外卖诗人”“田园作家”“家

作家”等层

出不穷,无不展现出当下“素人写作”的蓬勃力量。

翻阅

副刊,一篇篇好文章、一个个好栏目、一代代好作者,勇立“潮头”,笔耕不辍,为时代留痕、为文化扎根,共同汇聚起了“凤尾开花”的美好。今天,我们更应该以时不我待的精神,拿起手中的笔,尽情书写我们这个无比美好的新时代,努力为“副刊不副,参天大树”续写时代新篇章。

我赶紧稳住心神,静静地想把这有趣的一幕记在心底。忽然,身边的老友低声笑着说:“你瞧这小鸟,心眼可真多……”我循声细看,在我们不远处,有一只小鸟埋头钻进柿果的裂口里面,仿佛一个嘴馋的孩子,一心一意想品尝藏在里面最甜的果肉。

这,不正是一个“秋柿枝头引雀来”的意趣!

秋天的流行色

□姜德照

光,让人迷醉。倘若说春有点惊艳、夏有点喧哗,那么秋,就是一个安于沉默的季节,而这种沉默并非无以言说。秋是用沉淀了两个季节才结出的果实,捧出一

寄语秋叶

□刘吉训

秋意朦胧的季节
窗外
依稀飘落了一地斑斓
拾一枚含情脉脉的秋叶
依稀重现了昨日的风情
不知当初是谁将一生的誓言
如此轻易地约定在这片叶子上
以至于让他守护了多年
不变地等待

秋雨湿润了离人的心巢
感觉如同刈收了秋的荒凉
期待着阳光
期待着用歌的形式
将跌跤的秋叶
摇曳于生命的峰巅

我把秋天酿成一壶香

□安伟光

秋夜,在小区里散步,忽然就闻到了一阵幽香。原来是路边的桂花开得正好,小小的,黄黄的,像谁撒了一把碎金子在墨绿的叶间。我站在树下,风过时,便有几朵花飘下来,落在肩头,也落在心里,我想起古人的句子: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”这香是不肯远走的,就在这院子里打转,缠着人的衣袖,像是要说什么悄悄话。我忽然起了个念头,秋天是什么味道的呢?我要酿一壶秋香。

于是便去寻。桂花是要采的,不必多,一小捧就够了。菊花呢,要采那种小朵的野菊,黄的、白的那种,从篱边连梗折来,还带着晨露的湿意。茱萸在邻居家小院子的篱笆墙上红着脸,像害了羞的姑娘。摘几粒,指尖便染上了辛香的气味,像是药,又像是诗。母亲在阳台上晾着新收的麦子,金灿灿的,在簸箕里摊着,像一汪小小的、流动的太阳。我偷了一小撮,手心便有了太阳的味道。

秋海棠开得正盛,粉的、白的,一簇

簇的,像是谁把春天剩下的胭脂都抹在了这儿。木槿花开在墙头,紫的,一朵一朵的,像是从宋词里探出来的句子,剪一枝罢。还有石榴、柿子、秋枣,都是秋天的果子,摘下来,放在掌心里,沉甸甸的,像是把整个秋天都握住了。

我把它们一一放进那只青灰色的陶瓷罐里。桂花铺在最底层,像一层香软的褥子,然后依次是菊花、茱萸、麦子、海棠、木槿、石榴、柿子、秋枣。它们挤在一起,安安静静,像是一屋子等待开会的人。

封好罐子,放在阳台的一角,静静地酝酿着。

从白天到晚上,秋阳、月光慢慢地流进去,透过陶壁细细的孔隙,像是给里面的秋天披上一层薄薄的银纱。我每天都要看一看这罐子,看那罐子在月光里渐渐泛出温润的光泽,像一个在梦中安睡的旧物。

隔了几日,我把罐子打开。那一瞬间,香就漫了出来。不是任何一种单独的香——它有桂花的甜、菊花的清、茱萸的辛、麦子的醇、海棠和木槿的淡、石榴的酸以及柿子的涩。它们缠在一起,又各自分明,像是秋天的魂魄,终于聚拢了。我闭上眼,仿佛看见田

征稿启事

本版征集优秀散文、诗歌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,字数在2000字以内。投稿邮箱:ytrbzk@126.com

野里金黄的稻浪、山坡上红透的枫叶、溪边白头的芦花,还有那些日子里一个一个的黄昏,一片一片的月光。

原来,秋天是可以用来读的。《楚辞》里说:“袅袅兮秋风,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屈子写的是秋风,我闻到的却是秋风里的味道。原来这世上所有的味道都是活的,它们记得住人,也记得住道。桂花记得母亲种它的那年春天,菊花记得我上火时她煮茶的夜晚,石榴记得她剥开时溅到衣襟上的汁水,柿子记得她晒柿饼时手背上晒出的雀斑。

后来我想,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只这样的罐子。我们采了秋天的花、秋天的叶、秋天的果、秋天的风、秋天的光,一并封进去,等到冬天来时,等到心里凉了时,就打开来嗅一嗅。那香会告诉你:你曾那样热烈地活过,在一个金黄的十月。你曾把一整个秋天,悄悄酿成了蜜。

我忽然觉得,秋天的味道,其实就是光阴的味道。它把一切都酿得慢些、深些,好让容易走散的人,还能在一缕香里,重逢。

(三)

秋天到来后,有三种植物最先映入我的眼帘。一种是月季花。它开放的时间最长,即便到了秋冬季节,也盛开得火热。红色月季那么抢眼,黄色月季像淑女一样娴静。它们在秋霜凛冽的清晨,高傲地站立在花枝上。另一种植物是爬山虎。它的生命力那么顽强,向着高处一路爬过去,只要有一点空隙,就能争先恐后地蔓延而上。春夏的时候,它的叶子绿油油的,到了秋天则逐渐变红。随着秋的不断深入,那种红色越发醇厚,就像是太阳点燃起一片绚烂的火苗,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尽情燃烧。最后是一种叫七角枫的树。在其他树木的叶子开始半绿半黄的时候,七角枫的叶子却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红色,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的独特风采。

那片会讲故事的果园

□刘斌

去往下家沟的山路曾经那么长,那么远,碎石是散落在躯体上的伤疤,颠簸是扎在村民心头的尖刺,走一路,鞋底磨穿,让人心寒。那片山的怀里搂着一片果园,新生的《维纳斯》,春来花开嫩白,秋至果大香圆,迎风舒展,面带笑颜。

一位追风的少年,曾把它们照看,诗歌在心里默念,却没有写在,却挂成了枝头的浪漫。

不幸的是,去年冬天,年轻的翅膀轻轻折断,那个少年再也不能归来,泪水盈满了遗憾。

曾经的痴情,滋润在这片果园,化作风,化为雨,在等一群人,走进这片大山。